

筆記小說大觀

彙

虞

清張山來著

初

新

志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虞初新志卷十八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聖師錄

王 言 五 旗

子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首耳但食殘暴之虎。獬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為朝廷旌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螭至期而輸稻。蜂輪值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為祿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為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鷗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鶯哀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鵠死殉其雄。郡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鹽城之湖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鸛弋。鵲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殉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冤。陳州之鶴伴老。鶴州之騾逸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墜坎之人。虎弭耳而捨抱哭之母。狻猊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亡。魚傷鬻觸之兇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媪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之

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臻之誣殺，夾道蚪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恐世之不若者衆矣。家公向欲彙集一帙，為聖師錄本，諸揚子聖人師萬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閒閱，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責其不備耶。

白鷗

崖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與龍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倖盧某，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卧黃浦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

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雁邱

顧敬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煙辟除不祥一雁偶為煙觸而下其家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遠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竭其雄驚墜巢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思爾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邁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鶴

高郵有鶴雙栖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鶴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際懸足而死。時遊者群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為列鶴。而競為詩歌。弔之。復有列鶴碑。

衛街梓業。鶴父死于弩。頃之。眾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頰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暫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鶴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秦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鶴巢焉。雌鶴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鶴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雄鶴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

亦鳴而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鶴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啟釜。即投沸湯中死。

### 鵲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為鷲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啾。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即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 鴿

江浙平章燻燻家養二鴿。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謝子蘭作義



鵠詩吊之

鵠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鵠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為孝鵠塚云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如及過郡人饋以鵠頭為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鵠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即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頭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鵠哀號數晝夜絕食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鵠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己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己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怵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惻少間見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群雛向前踴躍有似相慰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結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叩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斂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接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搃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及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炮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踞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

必害己。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未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饑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旦能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 虎

後漢人都區實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實曰：「虎豈可有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然。實由是知名。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為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為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媪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媪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為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為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墓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為夫。猴舉首擲揄之。婦弄猴使作技。猴伏地。不為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群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椎殺于窰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猴即嚙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窰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燭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眾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

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眾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釋臻父子。後鞫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養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利刃銜至車薄內，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

###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卧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蒸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卧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丈餘。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

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呼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間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桀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桀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狻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遇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啞且

走虎遂捨王華。來乘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園。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大日晷吠。越月將有事于邱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蹄土成拘。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感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待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犬得食不噉。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

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于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熱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偃樓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幸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卧于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廝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傍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銜衣極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群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為異執之致官訊服

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為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

人見而異之。共傳為孝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為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卧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為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駉。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岫奔入。駉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雲。有戰馬號黑大蟲。駉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園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奪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為白馬墓

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蹣躑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馬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噬之蹴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馬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躑以死人號為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駟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躑躅哀鳴未幾隨斃

驛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驛躑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當陰雨暝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驛出沒蔓草間

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驛抵通于人驛悲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目擊其事感之作義驛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剖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剖宰及迴遽失刀乃為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卧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嗚咿咿其一方乳乙子若聞之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乙子

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舖商忽小

民過其地躍入懷為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帨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岬偶以鬻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鼈

宋傳慶中一士夫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冰之遂愈

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箸笠覆其釜揭見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憇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于塘取鱗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辨以過斷沈歎其義遂命折斷終身不復食蟹

蚪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蚪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而蚪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掣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問後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過市皆蚪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某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游遇鷲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揚邃菴相公一清令家僮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鈕琇 玉樵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個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黍稷之

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蓬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為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鑿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叢叢。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腰。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摒擋。俟到王宮。

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徒其凡貨凡人，條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隲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閭難叩。幸逢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費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鞞鞞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啟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費貢官各整朝服昇



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賫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嶽帔者二人為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一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為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為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為篆乎。為楷乎。為中國文字乎。為各國文字乎。真不可曉。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宏工紀載有七所論天下七奇者是也

一亞細亞洲巴必驚城 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也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為之城高十九丈濶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圍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二銅人巨像 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舶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舶認識港口以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三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 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約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

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四亞細亞洲嘉畧者茅索祿王瑩墓。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瑩墓。下層矩形。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銅輦一乘。銅馬二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悵悶而殂。

五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宏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為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宏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宏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七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附公樂場 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理亞國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地體勢  
橢圓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  
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場相鬪觀者坐團圓臺級  
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  
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附海船 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  
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  
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檣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  
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  
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  
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  
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  
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為揚帆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  
層為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

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濶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為之。鐵錨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為佳。無事於奇闢巧也。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為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以香火座上。雷仍自梳其翅羽。其家又為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為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即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若為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為我之度量。效臯陶執之而已。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蓬。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為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為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即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鱠麪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鱠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鱠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麪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為火所傷因卧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有鱠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為罷業及折鍋下有洞穴生鱠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為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縉雲鄭賡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為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颺載颺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為首。而朱次之。豈為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銘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冑散落。縣為申請。得補奉祀。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為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其象。皆頭帶包角巾。單於髻上方頂有帶者。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攬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弈。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襍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為歸。串既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鬪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

驚異屬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夫後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反為此不經語乎誰為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証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即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為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弈鉅公處獲金數百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為僕豈不親面而遽成交耶

### 嘯虹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為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奮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十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眾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扁上頃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

隸書直追中郎。至今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為憾。豈靈秀之氣。為彼所獨得耶。猶憶為童子時。得一圖章。形扁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一刻辛酉秋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尚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為誰。由今觀之。真足發一笑也。

燕觚

鈕琇玉樵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明季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誦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諳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

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通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久。亦有所痛楚否。

豫觚

鈕 琇 玉樵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書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室。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扇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纒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

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轅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  
鬻感曰。君無顯秩。即一片猶難擲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為之。迴斡神徐曰。當為  
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  
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  
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  
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譴。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閑居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  
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閣  
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項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  
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  
請于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  
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闕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  
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譙。

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駟從之感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酒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為何如人

竇四者沈邱槐店竇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婉期夢黑丈夫頰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鬃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麥馬不三日驟長數丈夫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卵亦能啖也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觚

鈕琇 主撰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眾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紫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反以自斃想亦書生啟御史之衷耳

吳觚

鈕琇 玉樵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馮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

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邠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雉臯。冒巢民愛其才。延至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儂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即小照。適豐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抹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即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即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即。其後紫雲配婦。合卷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澆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搨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



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粧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攤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聶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疆訝其多。聶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為紫雲為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粢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為輟饌。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虞初新志卷十九終

虞初新志卷二十

清新安張潮山來輯

三儂贊人廣自序

汪价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為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擲髮頰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櫺外啾啾鬼聲自思不敢為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刺者耶然火跡之聲出竹哇中見一敗葉為蛛絲所罾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為鬼而嗥者即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頽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澣其故衣懸至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為牧猪奴戲凡讌集詡為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囊金飲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即解脫耳一意救斷更不復為向應京兆試數見則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愴怛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群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為淚

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識。壺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號為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書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為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縈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便如夙昔。脫口披肝。膈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即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友。任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粵西者。死疾。興安令宰嶧者。死罟誤。嶧縣令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營遊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仕。究仕。若仕岳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克州通判項萃友武庚令以進士為吏部選人。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為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挫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韋布。

老酒國詩城長為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者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為提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桅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聞然舟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為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戚肱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隸入吾室枵然烏有也。見几上書相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飽蟬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日呼縛儒冠者。破我閩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繫。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藩。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攬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蜜之超化。若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軒然據鞍而行。聞從人謹譟聲。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巖。一白額虎坐澗溪流。余與眾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

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黠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興正酣為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大道途拱揖不辨為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斂也相傳文人目多青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谷目腫文罪其失職寬矣余詘於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覺四足者無羽翼子之用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賤目睚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為暴者此世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羲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姦美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楚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齟然落其二時逞舌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為衰憊亦可

知也。余在蓉江，受異人術，能鍊臂為鐵，聽力士叱如虎者。張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彼拳痿，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寔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賊破舟，亭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盡懽，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為營救，寃乃白。同一臂術，耳客以寔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孱書生也。可哂也。庚子擢得白髮，為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士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蒼霄，堦之外，目迷陰噎，耳轟怒濤，始而驚，既而爽，終而安。馬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為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缶，常食不能噉，大饗客之饗者，喜並余。餐僑湖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葱，有同嗜焉。

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福梁之寡味五歲時私闕酒室垂首益面吸取浮體遂至沉頓  
家人徧索乃酣卧於瓶罌之側長而借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  
國朱掄生零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目主人悅間亦取憎侍者  
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士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  
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領二罌無贖  
澀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若予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啟戶而視觸受風色心  
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噦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  
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無慘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酤酒  
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醢梅戰不  
已遂蔓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叙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群起  
而掖余昇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載之  
余不習鐺杓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惕菴為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  
及至杞子國有馬布菴者又盧莖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  
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



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姜姬文之。昌歆近日俗尚食煙。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煙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為塵浣。即至褸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團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卧者。止於半舫。圍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皮板之房。不耐卑庠下濕。又愛短簷淨几。其牕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閨室。幽曉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漿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宕往。有會心處。嗒爾忘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癢。體氣榮暢。

即沍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病。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餉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瞬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靜子。睢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鬱豈惟藥石即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果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為汗漫遊。遂與色遠。即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即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誚其假席間。每引為笑資。李贖齋至謂五十斷愁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葢淫一妖嫗而殂。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

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蓄精為主。世之愚儂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之以為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採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灑掃。不以煩廝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搦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穉相翫。擲弄觴牒。以嬉。故年雖近髦。人以為有童心。舉步輕趨。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鍾齒露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濱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枕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即看。有酒即飲。有對奕者。即終日。老友相值。即解杖頭。以醪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梅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却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恕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為疏解。羣小則牽逸衣裾。分棗栗與之。各饜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為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暮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倩二兄讀書。翕園後為

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嶧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為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繹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為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入郡。歷收河嶽之英。俸則以鈞陽清署為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欵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為通。余之所為介也。余彈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為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為噓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擘阮傳人。乃以介人為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思想取尼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嵇康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禰衡搥漁陽。鼓君陽出而歌。冠短袖為之提。擬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為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誚。恐亦在所不免。當余少賤。

頤眈戲術射覆藏鈎與夫頃刻花邊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乩仙尤極靈響。即非真仙當亦才鬼已。邛應試失利情懷悼悵。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牕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卜。乙亥試玉峰。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踞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榜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

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張侯乎靡所聘。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為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顛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嚶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蠢兒。肉索衣。檯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為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以字學童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為蠢俗。故一以冲舉。故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惜人之闕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麗守丹爐。大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瞌睡也。余不信屋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任。余余

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梁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嚶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叙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聞密偵。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謂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免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邏索。眾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眾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娘娘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欸乃聲。惡群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呖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楊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僞仄。動與世懟。惜不與介人同時。為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空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

族伯亡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財袒之余起告曰爭為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遽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為志大財踈自童叟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鋸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皋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屨辱入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吐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贖悉三代尊彝真贋各半橐負抵舍家人意其貲重啟視之确确然皆邛上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即星失假使余囊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向有三畏畏盜畏獠犬畏笑面多機智人不幸旋觸黨人怒卒吹蠅沙興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日事著述若不知有狴犴者客譙余曰子才之不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騁乎余曰馬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予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黥首朋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余曰盜贖為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



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  
囚於羑里司馬魋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  
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賊崇侯司馬之善報為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為斷如  
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俾於生我古人云士為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  
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  
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甬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  
洼之神駒也因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令嘔月兩課  
士余輒冠一軍追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  
己光州唐雪霽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雋者奉余為  
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嘆喏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  
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中文古文盲腐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  
知己之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  
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  
群僉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澹友軒相

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詫為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奎蹄文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壺許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洋妓王翩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檀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己。有授偽秩官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欲剽我以刃。而官稱為大家呼為才士。此亦一知己。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山塚已崩。阬幾出狸首。穎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禹州史太守張良洞翁黃石塚。聶政墓側。妙瑩墳大抵荒唐。為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為太守者所當急為表治。以培風雅。守即鳩工往葺。余親為舉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當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肺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

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裏紅裙心為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吟口橫議。旁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憎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歟。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為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彭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為跽請。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為改繕。燕又得從薄。謹以歸。余初不合。燕又知也。余方童升。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鑿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塗。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察曾畫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啟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喻。康耶。今後但為蹄涔杯水之文。不復為驚濤怒壑之文。但為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為聳牙棘齒之文。但為依籬傍閨之文。不復為開疆鑿嶂之文。但為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為丈夫檠戟森峨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為砭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訶曰。違吾意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

閨日與麴生者為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遙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為時文。若科目。可旦暮掇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招授。以闕節。余驚復之曰。科目為何物。可以闕汶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拗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為古文。歲戊午。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劄啟謝曰。价夙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麋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濛汜餘年。頓忘邱首。孝然竄河渚。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編紵。近為侍從。親臣出督益關。稅迎余樂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構一新亭。鐫御賜松風水月字為之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為之頌。系之以詩。復命日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蛸。久甘噤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為默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謂為奇遇。蠖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顧麾而去之。若將浼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為不有之末翎。早飄之敗葉也。審矣。向集自少至老。所為詩古文。

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為足下略言一二。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冊。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瘁體醜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為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憨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踉而乞降。余縱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為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嘔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媛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為酒糾。為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即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籍。為題眾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為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侍講笑曰。昔人譏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

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即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為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闈。號舍中喞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為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嘯詩曰。三年齷齪逢選卒。七義光芒嚇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為立傳。人閱之。喜其描情繪意。有若寫生。無不頓解。已酉客上箬僧伽舍。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為此態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為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櫟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閔事窮極拷訊。終無賅證。時臬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逮問。大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為散戍。征人。升遐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東蕙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晝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閱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敬。主人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爭看寶貝。惟恐其盡。誰肯撤而去之。竟閱達旦。不備賓禮。可為

大快者。此其五。韋懷沈雲門。嶽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艱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容置妾。勝秘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為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啟曰。此即夫人子。託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日為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為中書段玉美。一為給諫薛銜公。一為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為大總戎魯璧山。一為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為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為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畧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器。陳列堦前。諸同事並啟分。賦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搆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毫鏗。中丞為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撤筆長噓。自壞己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僮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為大快者。此其七。嘗見館孩村腐。妄為詩文。多有口自吟誦。扞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為。最快意之作。當又絕少。

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徵辭；崔寶之答譏，因譏以寓興。崔駰之達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攄志。揚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頽以筆墨為遊戲乎？余曰：昔孔子目冉父為犂牛，斥宰予為朽木，親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為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喟，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閒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懈春秋一卷。三儂贅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茲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為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秘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百世聽之，即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醬，詆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令嗣柱東曾通編紵，因索種種奇書，尚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墜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僞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了鬟畢妝。捧豔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堆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閭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盪盪。衣香滿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撇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下為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蕪。水煙凝碧。迴光鶯峰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巨

其前秦淮朱雀桁遠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岍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為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捷擊鼓蹋頰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竊舞銀城雪窖開皆寶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為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一倍至頡老琵琶耍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

錢事賈。捉腕捺胸。紛紜笑謔。項之烏雲。擁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婦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幘。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香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不以鮮華綺麗為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攏。已成入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為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僮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鴛兒愛鈔者。蓋為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自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

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表，敵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恒情，實治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鬢，名酒佳茶。錫糖小菜，簫管瑟瑟，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託鶯歌喚客聲。舊院馬二，惜別留歡恨馬蹄。句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

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頰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

紹興周禹錫喜頰老琵琶 舊曲新詩，歷教坊縷水，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鄭女英，小名妥娘，載新朝詩選閨集詩中。 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頰楊，梨園

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傷今吊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

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洛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以上紀雅遊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縵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為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為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日。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為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米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

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皎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守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為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婢娉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畧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礮麝執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冠誣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眾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懼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見心之

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負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為汝媒歲士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藁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為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為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畧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晚珠市妓王月月為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咸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間房江上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揚文

聰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古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文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綺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邈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嗶嗶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聽後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華，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樂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闌，仍以教女娃歌舞為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尚有風情話，念舊遊，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



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為今日而說余即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群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進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為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厨食品差擬卹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僧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連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然一時之風景云云僧父之叔為南少司馬見檄斥僧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庵堂中願登場演劇為余壽從此摧幢息機夫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觀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

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筭。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歿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混。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遍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

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十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卽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粧樓。畫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卞賽一曰。賽賽後為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純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砌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頤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摧琴斂手。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潘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屨恆滿。乃心厭市器。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

范狂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閨戶焚香滄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仿大癡。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壘。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畧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斐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決。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為健兒。愴父所阮。最後為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余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

之曲如猿吟鷓啼不忍聞也。余說內卿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遂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悍將攜歸置別室。突遘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說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棋。吹簫度曲。長面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剗其半面。嫩歸。叱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為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為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為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冊立福王。自為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鍼。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

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費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陘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搗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

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卧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

韓乾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踣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為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為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浞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為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為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為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

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為榮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書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飾。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暉之。攬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墻品藻花紫。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幌巾。不去手。武公益春戀。欲置為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怏怏。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為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崇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群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



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為姬侍有荆釵裙布風  
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復還秦  
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  
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  
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為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  
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没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  
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為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  
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  
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卧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  
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篋數十咄咄罵韓生  
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  
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以上紀  
履品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疊絲管。以及變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鍊石心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為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任曲中。投轄轟飲。俾畫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紫江南艷稱之。

曲中狹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

大娘手破其頭上鯨帽擲之於地卽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閻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仆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院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掃瓶花焚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衾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点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摩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揄之肆為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糲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窗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挿瓶花焚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衾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

金陵歌臺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為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雒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字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阿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足羣姬雨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為伍乃至為人代杖其居第易為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為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尚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為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枉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為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履。佯狂沉酒。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毘瑜上為參軍鶻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為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彈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游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游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

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卧房。排闥闚張。勢如賊盜。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為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為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游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為名妓。忽為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岐菴。

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湏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峰女士馮靜容偕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卧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賈其餘勇。尚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楊美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閹黨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益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為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骨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全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

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為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  
曲中之變矣悲夫以上紀軼事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三十姓結為手帕姊妹每上燈節以春榮巧具般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為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鬥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感裝般釘核春滿榮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攪分櫻柳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筵竹會心歡裏鈔稗金走情友闋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